



(插图典藏)

Hamlet

哈姆莱特

[英]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朱生豪译



· 014033025

1561.33
46

哈姆莱特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1561.33
46

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北航

C17212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姆莱特 / (英) 莎士比亚著 ; 朱生豪译.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46-0935-6

I. ①哈… II. ①莎… ②朱… III. ①悲剧—剧本—
英国—中世纪—缩写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0590号

哈姆莱特

出 版 人: 田 辉

著 者: (英) 莎士比亚

译 者: 朱生豪

责任编辑: 刘晓雪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32开 (880mm × 1230mm)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2月北京第1版 201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935-6

定 价: 22.00元

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
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的。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William Shakespeare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



《哈姆莱特》场景插图 C. Maurand作于1863年

艾芬河畔的吟游诗人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为什么宁可失去意味着滚滚财源的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呢？因为莎士比亚代表了英国人文精神的高度，与国家的价值相关联，是无价的。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也是西方文艺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全世界卓越的剧作家之一。他被誉为英国的民族诗人和“艾芬河的吟游诗人”。

莎士比亚的传世作品包括 38 部剧本、154 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和其他诗作。他的剧本被翻译成世界

各国几乎所有正在通用的语言，上演次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剧作家的作品。

莎士比亚的作品很难确定创作时期，他的创作生涯通常被分成四个阶段。

到 14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他主要创作喜剧，其风格受罗马古典喜剧和意大利喜剧影响；他同时按照流行的编年史传统创作历史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以及《理查三世》和《亨利六世》可能是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有很多元素取材于当时的历史戏剧和民间故事。

他的第二个创作阶段大约开始于 1595 年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结束于 1599 年的悲剧《裘力斯·凯撒》。在这段时期，他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喜剧和历史剧，充满青春、浪漫的力量，如《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喜剧。大约从 1600 年到 1608 年是他的“悲剧时期”，创作有《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等，很多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作品代表了他的艺术高峰，这些作品被认为英语最佳范例。

从大约 1608 年到 1613 年，他主要创作悲喜剧，被称为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这三部作品与悲剧相比没有那么阴郁，和 14 世纪 90 年代的喜剧相比更严肃一些，在尾声以对潜在的悲剧错误的宽恕作为结束。也许这正显示了莎士比亚晚期创作对自我、人生与社会的和解，以及越来越包容的人生观。

莎士比亚是欧美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之一。其作品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圣经》并列齐驱。莎士比亚也是近代最早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一位国外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奠基人曹禺、田汉、郭沫若、老舍、熊佛西、余上沅、白微等都深受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

世间再无朱生豪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20岁出头的朱生豪在给爱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年龄、出生、辈分来看，朱生豪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一介不起眼的文弱小生；然而在中国的翻译界，他却是一个永远跨不过去的巨人。

他只活了32岁，花费一生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作品。他将生命交予了这项不朽的工作，直至死亡。

这个被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描述为“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的年轻人，以宏大的气魄、坚韧的毅力、

令人敬畏的决心，开始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世界书局的英文编辑，空负一腔才情，沉默寡言的他面对 30 年代的巨大黑暗，对自己的恋人说：“一种无可名之的寂寞，一种无事可做，即有事而不想做，一切都懒，然而又不能懒到忘却一切，心里什么都不想，而总在想着些不知道什么的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用的。是所谓彷徨吧？无聊是它的名字。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自杀不可。”

投身于莎士比亚的世界，令朱生豪忘掉自我。经数年呕心沥血，翻译 180 万字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剧作 31 种）。“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希望魔鬼进入我的心。”

艰难时世和过度劳累令他英年早逝。在 1937 年的“八一三”战事中以及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朱生豪所译作品两度几乎全部丢毁。艰苦的工作再加上贫穷的生活，使朱生豪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得病。1944 年，朱生豪知道有生之年将无法译成莎氏全集，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这一年 12 月 26 日，32 岁的朱生豪因患肺结核病不治，

含恨辞世。当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后，轰动中外文坛，被时人叹为“宏伟的工程”、“伟大的业绩”。

朱生豪曾经说过：“我巴不得把全部东西一气弄完，好让我透一口气，因为在没完成之前，甚至于不能死。”他又曾经说过“比起梁实秋来，我的译文是要漂亮得多的”。他一共译了 31 部莎剧，还有六部历史剧和全部诗歌没来得及译。

朱生豪一直将“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作为他翻译的最高宗旨。他的莎剧译笔流畅，文词华丽。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还是满怀抱负的年轻人、激情四溢的诗人，他所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译作中最具才情、素质极高的译本。

上世纪 30 年代，梁实秋也曾译过莎剧，在台湾出版，成为中国第一位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家。但与朱译比较，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评价：

“我们追记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

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的学者苏福忠在他的《译事余墨》（三联书店出版）中说：

“尽管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译法的莎剧版本，各种媒体也纷纷报道，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在所难免，敝帚自珍的心态也可以理解，但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莎士比亚全集》）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段！这是任何译家比不了的。很难想象七老八十的头脑会把莎剧中的激情和厚重转达多少。”

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曾回忆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曹禺在《有朋自远方来》一文中说：“朱生豪是把翻译莎士比亚作为终身事业。”李赋宁先生在《浅谈文学翻译》一文中提道：

“通过再现莎士比亚无韵诗体的口语节奏，朱生豪先生使自己的序言获得流畅、自然的效果；另一方面，朱先生的通畅、自然的序言又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罗新璋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瞻，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卞之琳则说：“他译笔流畅，为在我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译者自序

朱生豪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

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篇，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摒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竟。诂意体力不支，厥功未竟，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